古今文综

I1.112
57527

古今文综

62026

目錄

第二編　贈序類

第一章　別序之體製

(甲)仕宦

唐張說鄴公園池餞韋侍郎神都留守序
唐韓愈贈崔復州序
宋王安石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宋王安石送陳升之序
宋王安石送陳興之序
宋曾鞏送江任序
宋曾鞏館閣送錢純光知婺州詩序

明歸有光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清汪琬送宋牧仲權贛州關序
清胡天游送周司馬序
清孔廣森送同年洪員外督學湖北序
清吳錫麒送桂未谷出宰永平序
清張惠言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清梅曾亮送馬止齋序
清梅曾亮送張梧岡序
清董祐誠送洪右甫序
清曾國藩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清曾國藩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清李慈銘送謝麐伯編修督學山西序

清王拯送陳伯淵赴官東河序
(乙)督師
清王太岳送固原齊都督之楚序
清張裕釗送合肥李相國督師秦中序
清張裕釗送富桂卿都護入覲序
清張裕釗送吳筱軒軍門序
(丙)出使
唐韓愈送殷員外序
宋蘇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清方苞送徐亮直册封琉球序
清張裕釗送黎蒓齋使英吉利序
清趙銘送許竹篔侍講出使序

（丁）佐幕
唐韓愈送石處士序
唐韓愈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清邵齊燾送黃生漢鏞住徽州詩序
清邵齊燾送顧古湫同年之荆南序
清李慈銘送施均甫之蘭州序
清張裕釗送張生謇之山東序
（戊）致仕
唐韓愈送楊少尹序
宋曾鞏送周屯田序
明王愼中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清李慈銘送高次封太守歸利津序

(己)寧親
唐韓愈送區册序
宋歐陽修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清洪亮吉送奎文閣典籍陳嵩歸里省親序
(庚)答人
宋王安石同學一首別子固
宋王安石送孫正之序
(辛)留別
唐王勃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唐王勃春夜桑泉別王少府序
唐王勃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宋向敏中留別知己序

元吳澂別趙子昂序
清姚鼐贈程魚門序
清劉開贈龔若士檢討序
清王詒壽蘭谿留別陳芷濱學博序
(壬)合送數人
宋曾鞏贈黎安二生序
金元好問送秦中諸人引
(癸)送特別人
唐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
唐韓愈送廖道士序
唐韓愈贈張童子序
唐柳宗元送僧浩初序

唐柳宗元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明唐順之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清劉開送方士吳君序

古今文綜　第二部　書牘贈序之屬　第十三册

杭縣張　相譔錄
杭縣姚漢章閱訂

第二編　贈序類

第一章　別序之體製

昔者子路去魯謂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亦曰何以處我而左傳載繞朝贈策自劉彥和以下解爲書簡臨別贈言其誼古已漢魏以還贈別以詩唐人爲之緣詩作序至於昌黎贈序不皆有詩且不必以別爲文章之事與時推移詭爲非古斯知一十而昧二五者也爰仍論箸之例體製作法析爲二章茲先述體製云爾

(甲)仕宦　聖門諸賢爲宰問政每申討論所紀夥已後之作者綢繆離別之衷鄭重民社之寄冀以宏謨猷敦教化斯性情之篤而友朋之所以重也學古入

官士林仰鏡贈別之作此類良多錄張燕公以下文凡二十首

唐張說鄴公園池餞韋侍郎神都留守序

夫良才出乎休運大任歸乎令德四海既安乃注意於賢相兩都分正實具瞻乎師尹鸞臺侍郎兼左庶子韋公國之楨幹人之表儀矜嚴有叔子之容持重得楊公之望門通禁省當朝稱累代之名管綜諸闈帖職盡一時之美頃以五星東聚八月西巡武王既入於鎬京君陳當往于洛邑中日晷之盈縮均天宇之會同清廟明堂政理之本也太倉武庫兵食之原也機務所總半天下之軍國聽訟實繁連海隅之郡縣恩有密而處遠事有疎而授親腹心遐寄惟賢是屬歲臨畢閼月在長嬴同蕭何之居守當陰識之留鎭北闕拜辭西堂宴餞大君垂藻承月露之光榮元良賜服被星海之耀潤執事以同列之好載壺酒而送行鄴公以彌甥之禮掃郊園而留別此地有離洲別嶼竹館荷亭曲沼環合而連注叢山相望而間起幽隱長寂蕭條遠風通終南之雲氣下昆明之水鳥爾其駐馬青林肆筵碧岸

清管四發坐客增悲高臺一望遊人忘返韋公方祗𥘸嘉命保釐成周樹之風聲流我王澤然而臨觴不樂首路遲遲瑣闥夕拜戀未央之宮闕錦服晝遊懷杜陵之桑梓層城日下高蓋雲飛天子賦詩已載寵行之史羣公盛集須傳出宿之文凡若干首合成一卷陸生何幸暫遊朝宰之班商也斐然輕述國風之序云爾

唐韓愈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

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宋王安石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眂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乘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旣而又得調高郵闕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徼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皦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猜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戢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謨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宋王安石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

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誒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蒸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誒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誒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誒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宋王安石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郞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當遠官踰數月乃得泉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富貴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獨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宋曾鞏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

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黿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籯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尙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淩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勞營職

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給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宋曾鞏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尙書司封員外郞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飮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首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

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序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尙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敎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懇懃反復而不能已予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明歸有光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

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卽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爲地者卒置之蠻徼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爲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爲縣大名之元城元城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爲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爲治而余以爲今之爲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爲人牧牛羊爲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縱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芻水草縱放之事不使之爲也而煩爲之使苛爲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勞日夜以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今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子達方有志於爲民而爲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前之爲者

使之得盡其爲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望焉且以告其爲其官之上者也

淸汪琬送宋牧仲權贛州關序

康熙十七年仲冬之吉刑部宋子牧仲方以才能簡任關使者於贛州瀕行京師諸相識率皆往而餞之又以詩贈之牧仲意猶未已復命予序其端予歎息謂牧仲曰琬蓋嘗受教鄉先生矣願明以語子勝國時士大夫爲郎吏者往往不樂任戶曹爲戶曹者亦往往退讓不欲以分司之職受知於其長爲分司者又皆不汲汲於征利而惟務以寬恤往來之行旅此所以商賈富饒吏民安樂而士大夫亦多廉恥之風也比年以來其時其勢率異此故關政日益嚴而所以勾稽利斂者亦日益巧且密於是商賈之子錢易耗耗多則舟車不前而貿易漸稀貿易者稀則所產之地患其不售而遠方難得之物黠者將居之以爲奇故其價急趨於翔踊民間既騷然告困而算緡者亦策無所出爲國家致富之術如是可乎顧猶自詑曰我才也我能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以寬大爲政以招徠拊惠爲心上

不闕軍國之供而下不詒遠人之怨是在吾子勉之而已至於贛州山水之雄魚鮮橘柚花竹之美與夫親舊僚友攜尊設祖殷勤道故黯然傷別之情舉凡見諸詩者皆不暇以云也

清胡天游送周司馬序

今世之制文吏不治兵至中書舍人官視古尤異其選以舉人必試之書書爲衆人悅乃得署日入閣門下札錄編敕惟丞相左右指於天下事不許列詔下可否不敢持制詞無所掌職事無所發揮容容循循祿入不供然以優遷轉得舉進士入翰林故居其間者咸願守待不樂外徙今年南澳司馬缺宜舍人歲滿者授于是西清周侯適當是行羣惜侯者謂某某與侯同官皆已取上第或歷臺省侯才右出丞相誠深知勢得請留奈何聽其出隨郡守後或且謂侯南澳去京師萬里孤懸大海中俗獠風猲面猩舌鳥魚濤颶怪菑疾駭作藪盜陸梁島嘯船突倭人紅夷暹羅荷蘭東西南萍國百千稱使貢市獸情腥服互雜紛呀猝失威理莫可

帖壓侯官中朝習從容文雅恐往非意所憚侯既受任無勉强辭色趣裝具約日以行閩司馬所治地六百里防閩奥間一得自爲政且獨有兵則大喜今夫儒者勢藉華處衣冠禬禬予之以變而不能定有衆而不能使利乎安而怯乎計不可爲通侯挾其有以殊于時無所干試惟棘壤阻隅亦庶自表甯娓娓終日闕所施爲然則海遐崎嶇知方談笑以往而忘其慷慨也侯喜究兵法臨事不惑沈以有謀其至也登城而望重溟空虛天地解巇蜃鱷青紅倏忽明晦必有益自壯以聳其奇者予將遡而覯焉姑辭焉以俟

淸孔廣森送同年洪員外督學湖北序

若夫兩重之旣八尺之竹雙鷊稱娖擁油碧以前行三組垂腰懷銀黃而載道衆人以爲君榮豈君之所以自待者哉方敦牂紀歲呦鹿賓賢君以右棘之資奉南荆之使校文數千見士七十籠中良藥並貯蕿苓座上佳材咸歸竹箭是則丹臺懸鏡青睞爲衡無偏無頗必誠必信君之所以自待僕亦信於君者素矣雖然仲

由去魯朋友乞言士會達秦大夫贈策素人適楚僕宜有辭古者論秀於鄉設序於術祈樂已入齒餘子於下庠緯未將興坐父師於左塾其後四科舉孝百郡興廉野行街室之彈朝重端門之覆故有絃歌瓠葉飲射桑弧令長乘驢則山陰聚市童年牧豕則廬下聽經莫不學有師承範爲士則三代以降兩京稱盛焉國家建立校官分行使者出疆一命坐領百城所以宏奬書林整齊流尙其寵彌至其任彌重今之學者襲爲至易之技工爲無用之言以詩書作地芥之媒比文章於芻狗之具治禮記者喪删其簡習春秋者傳束之閣至於四書之外八比之餘授本不通其讀稱文罔識其訓不信班史乃傳韋賢直謂鄴都曾無王粲雖若紫陽講舍白鹿精廬鄉老爲師貴游受業而敎不原於經言不則於古漫云進士賦孤竹而未知亦有侍中問栘監而莫對又況十室之邑一孔之生目不接於者儒耳不聞於碩議墨程積卷荼首爲期烏足語鄭賈之箋疏董劉之經義也將使儒書誦習學術修明遊靑領於環林化縉紳於槃拜頴川文學能爲執俎之容蜀郡茂

才解唱中和之樂以至樵夫談道幹吏佔經戶識廉隅家知禮讓然後六行之儒以道得民再適之選以賢馭貴上不負天子樹人之意下不失先師建善之風其當於君有厚望也與

淸吳錫麒送桂未谷出宰永平序

蠻花犵鳥之鄉箐雨茅烟之路則有哀牢舊國蒙段故區石色遮天江聲殷地猿猱騰踏半是蜈徒魚米喧譁間逢街子僻陋成其風俗侏離昧乎語言蓋永平者乃宙合之極邊又滇南之遠界也吾友未谷靑氈苦冷墨綬希榮鵬翅之擊三千騄蹄之行萬里視道若咫淩虛可梯輕馱如葉之裝去試栽花之手人皆謂一官白首匹馬蒼山聽鼓郵長攀緪路險當此風雨如晦關河欲秋胡獨不念薄宦而欷歔感長途而躑躅乎不知域中五嶽登者侈爲奇觀海外九州聞者欝其遐想則夫振衣于羅木之嶺擊楫于蘭倉之津魚龍自飛星斗皆大花合千色耀乎盛冬禽分百音喧于始旦何不可藉蠲羇抱取暢吟襟而況火種刀耕將修爲治譜

瓢笙蘆笛亦叶乎輿歌此未谷所以雲不知停而日如方出牛刀莞爾鳧舄飄然其輿豪其趣遠已獨念余者縞紵相洽歲年已多華色不榮玄髮已素引杯而酌漸減其狂懷同時之交或驚爲異物昔者舊雨什伯今則晨星兩三乃復折柳傷離題襟怨別遠送燕臺之客直窮洱海而西能不爲之墮精魂落顏貌哉子行矣留子不能勸之以酒樂此今夕歌以侑觴歌曰秋風吹兮北斗低發紅照兮催馬蹄望之不見兮青蛉西噭噭兮蘆笙闐闐兮銅鼓僰童歌兮苗婦舞飲和風兮食甘雨悲莫悲兮生別離渺莫渺兮長相思待子政成兮歸何時搴余兮蕙帶製余兮荷衣誰從余兮江之湄誓旦旦兮步念之於是華燭將燼明河已斜幽蛩之吟若換乎急節晨鵲之噪先報其前旌諒相隔於天涯定無慾乎情素君如對月憶顏色其可知我願爲雲逐輪蹄而竟去

清張惠言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

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人於勢利也猶靮之在項羃之在目而以旋於磨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於吏道者鮮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閒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機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諱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淳澆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强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於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人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貲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塞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視爲畏區而文在以落磊才抱負奇氣浮沮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摧困始得一官而當遠絕西徼

家又甚貧雖相知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樸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眞吾所樂者君子於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惑焉於其行序以送之

清梅曾亮送馬止齋序

同里閈通饋問嫁子聘婦累數世爲姻黨一語不合尅時日會鬭甥舅兄弟反眼不相識父絶女夫棄妻以爲此仇家人不可共飯食居處集黨與兵仗白日鬭街衢中計死傷數相敵乃已不則更鬭嘗畜養悍少年供其酒肉敖盪官索抵罪人則以應吏隱忍蓋覆其曖昧幸以無事苟名捕戎首則攩挒捍拒不可以徒手得牒請兵吏大府且以爲不耐事或罷去令閩中者率以是爲大患吾友馬止齋博雅好古其文章根柢兩漢以循吏興教化自飭道光十七年春以簡發令於是邦人皆以爲非武健莫能勝令任君傲然曰此教化之事豈武健所能效哉夫教化必刑罰輔之吏威輕則無以成教化古之爲循吏者必後威然其生殺人之權自

在也今之吏威蓋輕於古矣恤恤乎不可不有以養之也馭奴婢者平時無疾言稍呵叱之則以爲大戒故君子之愛用其威也如彀矢然人不畏其破的之後而畏其持滿未發之先誠知其一發而不可禦也則雖鞭朴之威善養者可使重於刀鋸此武健者不足與道之止齋其可也

清梅曾亮送張梧岡序

法之正千古不易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通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掾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夫鄉老亭長分其職而上獨一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文武易武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鷹擊毛鷙爲治此無他威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人人失而法隨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後世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七級之上官遞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恆產世業自爲授受非官所得

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勢格雖武健恣睢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爲得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敝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然則若之何而執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吾友張子梧岡謁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岡賢者而深於書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

淸董祐誠送洪右甫序

龍心夕流客櫂西指洪子右甫之官東湖離筵既張執友畢至入坐之燭跋未逾寸贈行之策積已計尺右甫直臣之子也堂有諫笏楹承遺書忠孝載其世家文

獻徵於州郡而乃一舉鄉貢七踏金閨鬢雖玄而漸渝足未刖而已繭給札三館寫書十年乃得注名銓曹出宰下邑斯行也莫不惜其棲棘慰彼折腰而蒙有贈言獨陳積感夫百里雷震上侔乎乾象九邱星布下協夫坤輿固知四人之業託於下體之居六合之命懸於縣令之宅西京以郎官出宰東雒則三公賜書雖地絕承明而職同淸要近代以來斯風漸替要其積習更僕難窮監司牧守犄角而遙臨米鹽淩雜瑣屑而必達執版白事日已旰而未通投牒請行封經月而不下毫毛則羽檄星馳厝火迺局牀臥治一齊衆楚置喙無從十羊九牧求芻何得其不可爲者一也楚令尹之舊政惟潤脂膏王宛陵之去官偏多家具惟此空倉雀噪武庫魚飛已承瓜代之期便致苞荒之吝制使以調停爲籌畫同官以狗曲作揶揄必使李爲桃僵楱因檀斲竹木之焚既及池魚之悔何從其不可爲者又一也臺府供億責及厠牏郵亭望伺勞等廝養首已俛而入地足將捷而上天以致刺促入幕之賓佐依優奉塵之輿臺山中爰兔乃號丈人楚國綏狐亦稱使者莫

不指令長爲債帥褫琴鶴作盜糧鷹既飽而遂颺虎不飢而猶嚇其不可爲者又一也期會之令密逮錐刀繭絲所供嚴在圭粟彫觚本以繩下史掾藉以犯科指東轍爲西塗續鳧脛爲雁足扼項撫背望都盧之善緣曳輿掣牛斥郵良以賤御遂使五官爲土木之骸三尺甚燕秦之詐其不可爲者又一也加以緇衣既化貪泉久甘已慕釜中之饘願從海上之臭詣曹頭搶據案心盲晨希顏色似葉公之遇龍暮長恣睢等牛哀之化獸治平自譽咎沐土之民頑催科課能詡中牟之政異蜚鴻滿野詎解哀嗷燕雀集衡偏知五六乃使扶杖之耇撫心永痗長揖之士高拱恥伍吏治若此誰爲爲之然而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蕘蕘盈室渚蘭自芳蕭艾在陸卷施獨勁若右甫之貞規夙植僮律兼通不揚漏以汨流不蹠跑以疏世而東湖復以西陵門戶夏口上游巴渝荆豔俗少陽橋遜寬抗嚴尙餘遺愛他日銀手獨斷金心自孚顧建康之淸醇劉懷肅之簡惠峴山地近重刊思德之碑桐鄉政成更續名臣之傳是亦黔玄之甚幸而吾黨之嘉榮也聊因縱酒遂放卮言

江秋正高幸勉崇德。

清曾國藩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鄧筆山爲雲南布政使。羅九峯爲禮部侍郎。而謝薌泉先生爲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珅柄國聲張勢厲。家奴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遇焉。捽之出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所稱燒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令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川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人邦鑑復以進士出爲江南縣令。吉人御史君之孫。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爲詩送之。吉人乃索予爲序。而乞言以糾其不逮。於是拜手告曰。子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二。堂上頤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乏。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卽有不善。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處於衆人之上。而聰明識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

唯後有諸於是予聖自雄之習囂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餂我內之傲者日勝外之欺者日衆茲其所以弁也昔者宓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衆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敎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屛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淸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故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己而貶物以爲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今震澤宰左君靑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諳事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利器以善事旣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徽無棄爾輔員於爾輻靑峙子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爲仕宦鱗萃之邦

或因靑峙而得盡交其賢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淸曾國藩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强齊之耳任嵩嵩者自爲啄息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棄市豪强者漏網弱者糜爛苟以掩耳目而止原國家所以立法之意豈爾爾哉蓋亦欲守土者日敎民以孝弟仁義之經不率而後刑之其率敎而有文者則以進於學使者而登之庠序旣登之矣則以授於校官而常飭之故古者飮射讀法在今日則守令之職而今之學政也者不過因文藝以別羣士之優劣因士之優劣以知守令敎民之勤惰故巡撫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養民之善與否也學政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敎民之善與否也承平旣久法意寖失郡縣有司不知三物爲何事而敎民之任獨以責之學政與校官而所謂校官者類多衰病晚暮之徒其祿不足自贍往往與學宮弟子爭錐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敎化或轉餂言以蔽學政之耳目彼學政者孤懸客寄於一行省

之中守士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傯精於文字而角機智於千百詭弊之場而欲以餘力敎民以仁義孝弟之經其不亦難矣哉然則如之何而可弊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興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說中於膏肓學者求速化之方束髮而斂精於制藝窮老而不休六經至不能舉其篇目何有於他書今欲稍返積習莫若使之姑置制藝而從事經史奬一二博通之士以風其餘於覆名扃試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凡郡縣莫不有書院大率廩給其才者而絀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濟學校之不及也學政下車之始則牒各縣令曰明年吾視某縣學當以某經試士能背誦否某史試士能言否其爲我播告偏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曰吾按臨之始每縣當選諸生廿人說書有不至惟女罰及其按郡招諸生來前果使背誦某經說某史某卷大指能誦說者予以書院之廩資尤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牒送省會之書院亦倍其廩資其不能者廩生削其餼附生懲辱之每縣試以三四人則餘者懼矣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說文水經文選宋五子及杜韓歐

蘇曾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一部焉歲試使習者科試則易之覆名試以制藝以彰朝廷之公令面試說書以鳴使者之私好二者並行而不悖皆善矣則拔而貢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曉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幾由文以溯本舉一以勸百然後孝弟仁義之敎可以漸而興也乘傳所經之地有書院焉則入而詔諸生以大義彼邦有搢紳多聞者則禮而薦之爲郡縣書院之長於是其亦可以樹之風聲矣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視湖北學也所以講求職思者甚備余乃別思一搜采之術無啟弊之竇而有補敎之旌者於是以戔戔之說進焉

清李慈銘送謝麐伯編修督學山西序

太行之西幷州之域地迫邊塞俗務商賈山谷阻深風氣褊急弦歌之聲少於籌算衣冠之族習爲儈駔無齊魯之雍容仍唐魏之儉嗇故攬風景者以爲荒涼采聲詩者疑其僻陋然偁於神州傳於圖志者則有三焉最爲勝絕晉陽之側實有晉祠孕秀金天毓靈唐叔瀑注千仞樹圍百重架飛閣於夾谿通邃廊於懸岫涼

中華書局印行

堂交蔭仰不見天曲洞朝陽下視無地古霜棲柏是表縣甕之山碧玉疏泉分注臺駘之澤誠中尉所樂述柳州所豔吟雁門樓煩控帶朔漠為長城之鎖鑰實畿輔之屏藩句注絕雲俯九塞之一先俞亘雪號四陵之西鳥道翼跂蝯隊臂接一騎劣過千峯互鉤管涔枕汾挹天池於飛翠夏屋臨代橫粲頭於積煙登托羅之臺風寒紫漠弔偏頭之寨血漬紅門談形勝者色飛懷義烈者神竦至於慮虒舊縣厥有五臺文殊之所證因法蘭於焉飛錫布金層巘卓塔危岑五峯若花百刹簇筍相輪孤建赤奪天門之霞神鐙萬羣紅綴胡中之月旌幢朝絢不改冰霰之陰鐘鼓夕宣常出雷雹之上華雲曼衍因香閣為合離奔風扶搖循金繩而上下樹辨秦漢花迷夏夷玉池導滹沱之原祕魔俛飛狐之脊讚佛者所莫究探奇者所不窮僕雅好游生猶未逮君以輶軒之使悉登臨之奇大夫九能貴山川之可說畫筱八尺乃煙霞之畢撥衡鑒所餘賦詠斯廣若夫學使之責在於激揚文章之道本於訓詁君夙懷忼慨蓄意振興彼都一隅自唐及夏宅京於此有古帝王

之遺風。其在春秋。人材尤盛。羊肸之辨。趙衰之文。爲大雅之椎輪。實博物之宗子。況乎神聖載魄。陵傳其三。嶽瀆秩祠。地居其四。西河竹馬。不乏佳兒。姑射冰肌。非無處子。王官高隱之谷。太原鈒鏤之家。陶以楚材。儲爲國士。其勿以中說數簡。讀書一編。爲足賅洙泗之原流。守洛閩之衣鉢也。

清王拯送陳伯淵赴官東河序

自元都燕京。仰東南漕粟食京師。開會通河以濟運。治河者必兼治運。而治河益難。於是河患迄元明兩代鮮治。日矣。本朝東南兩河。置督道及丞倅官數十百員。專理之。歲費金錢數百萬。使盡力疏築。雖謂百年晏安可也。而有司者幸歲無事。三汛不災。則肉山酒海。樗蒲博塞。歡舞淫佚。相慶樂以官中有用之財。且揮之不毫毛顧惜。平時蔬桊之事。不設於心。一旦風雨掣奪。有事計費。復數百萬。中朝大官屢出相度。有司苟且抵塞。幸以卒事。當國家豐厚時。虛耗蠹蝕。不之病及物力偏詘。大工大役。不能不撙節以爲出。而有司者復於撙節之數。媮減餘羨。如成例。

垂成之功往往以費詘而潰事一不集又悉舉計費之數百萬而付之洪濤蓋吾所聞此人心世變之大可憂而豈徒一河之爲患於今日也竊嘗論以天下之財治天下之事罔不集者獨以一事之用而百端罅漏叢出其中則財易窮而事必債而世乃謂河防之官必當疏節濶計不可斤斤然惜虛費而致敗事吾以爲此或爲督道大吏司出納之總者言之耳惡有丞倅數十百人聲色奉養餽遺之糜散而顧可不惜者哉道光二十一年河決開封次年決中牟今歲工未集也而吾友陳伯淵適以大挑知縣分發東河伯淵居京師獨嘗自憂其職微以不獲行所志爲慮以其所言伯淵必能於其官也伯淵之行亦盡其可能爲者而已天下之事盡吾可能爲而他莫如何者又豈獨一河耶

(乙)督師　讀詩至車攻無衣小戎駟驖諸章勇士一人雄入九軍何其壯也國家之命繫乎將帥祖餞之誼通於類禡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昌黎所爲勖柳中丞者也錄王芥子張濂亭文共四首

淸王太岳送固原齊都督之楚序

西北之戍通號爲九邊秦有三焉將率之官列土而鎭者天下六十有五佩印者十秦有七焉所以據形勢愼封守重委寄也然諸鎭雖擁旄節專方面顧其地之大以要也又嘗置重臣以護諸軍之事俾司其節制而一其號令於是延綏與漢河州之衆咸隸於原州督軍之府而原州左控函秦右帶隴坂極睇汧漢還倚夏州交枕互蔽以爲四會之塞士馬之籍以蹏計者至於倍萬以指計者至五萬有奇士皆追奔拉虎奮前而恥後故常翹踴讙譟以樂效一旦之用而當其平居無事或御不以道則且狠顧鶚視猝無以寧服其心而盡其氣力故朝廷選帥倍愼於他州誠重之也乾隆二十年太岳蒙恩備兵斯土時則昌黎齊公以節督秦軍予得以職事從公晨夕相好也當是時西戎新定王庭絕幕空磧萬里而凶豎逆醜奔跳竄伏轉搆他部以煽餘燼朝廷不欲窮示威武特以彍騎三千輕行倍進游徼所至因順利便穴爇而枝翦之然而飛輓無所用其勞供億無所煩其費天

子端坐法宮機神內運窮遐極幽列近藩閫尺一夜下朝以千里豪盈髮慮動應機會陽施陰闔翕曶若神羣公僇力肅龔廟謨郡縣吏民風行波涌咄嗟集事而太岳初試吏職罕所更涉每奉符牒㤽營累息進而謁公方且指顧笑語靜若無事退而考公之爲精敏明密皆若夙辦所部數千里中智力齊一呼吸轉運如左右手軍書徵發未嘗後時予固已心異公矣然公平時不用一切苟且之法勤敎課謹名實明賞罰人皆兢兢莫敢慢惰顧其旣久衆情益親吏士材鄙無不盡力家門老稚小大之業無不周知疾痛患苦無不可告訴公私悅樂人以大和嗚呼其可謂能也已公所歷官咸著名蹟然而原州最爲久治比戊寅正月有詔移楚於是公帥秦七年矣士肅於伍馬實於廏軍府內外細大之務秩然條理吏特通咨啟謹亭堠而已會上以公所撫士爲可用旣悉發精銳以誅逋賊又會前所遣輕騎連戰有功黨與略盡渠魁自殲旁近諸夷以次卽序旋師飲至時日期指公方坐幕府擁賓佐撝麈嘯詠以樂無事而新除遽下受代且有日於是觀聽之情

以爲公之政既成勞既積而公亦已去矣太岳辱與公交爲久故於其行也意既不能自釋而公之吏士奔走朝夕謀所以留公而不得者亦將託於予文以道其戀思以庶幾公之不遽忘於此土也亦聊以比於古之贈策者而已

清張裕釗送合肥李相國督師秦中序

同治七年合肥相國李公既定河北承命以湖廣總督還鎭武昌明年冬復詔公督師滇黔未及行而陝西事方棘乃又詔公援陝西議者以陝西自昔王者所都山河四塞於古爲重地故朝廷以公往裕釗以謂不然夫古今世變與時推移形勢亦因之殊異自國朝都燕京威德覃於海外由京師以東起碣石循海而南踔禹貢靑徐二州之域包吳廣陵至閩浙右轉薄廣州遐方殊鄰舟航輻湊浮海泝江琛賮達於江漢天子命公建節鄂中據上游以臨制東南攬江海握樞要之勢也廟算之所圖遠矣若夫秦隴滇黔介居鹵陲領阸之間於方今形勢猶爲次之然朝廷以公往非重其地獨任公治之也善爲國者靖內以及外刬平寇亂用兵

之道先其易者而後治其難今秦隴滇黔之寇非有不可量之志深固久遠之謀直撫御失宜以至斯耳夫以公文武之資帥素練之衆以治羣賊譬猶鼓炎火以爇焦葦也一舉而燄熸燼滅無餘蓄矣二陲既定迴旆東指返於舊鎭修舉政治以備不虞淵居密運以銷折未萌之患薄海之地萬里之遙專坐而制之凶狡窺覦之徒卻顧而不敢動寂處而雷聲隱几而淸天下斯乃朝廷所以始終任公之意也裕釗用敢推論其事以祖公行且卜公來返之有日云

淸張裕釗送富桂卿都護入覲序

國家發祥勿吉肇基遼瀋遂以有天下太祖高皇帝既宅都瀋陽命曰盛京世祖受命盛京寧古塔黑龍江並設官吏宿衞兵以充奉上都康熙中寧古塔黑龍江復改置將軍鎭守而寧古塔將軍尋移鎭吉林之烏喇城參錯碁峙雄踞海右世所稱東三省者也地西起山海關東薄海南鄰高麗北接俄羅斯方萬九千里山川蟠積巖疊險固民俗朴忠雄武材木鹽鐵金珠玉石砮矢人葠狐貂熊鹿虎豹

馬牛羊之產沃饒冠天下自太祖太宗世祖資之以奄有區夏訖康雍乾嘉廟堂有所誅討八旗勁旅所至有功東三省天下莫強焉歲久忸忕治安稍益挺懈屬日有俄人之虞咸以爲憂會天子方詔中外大臣博議邊事於是江寧副都統吉林富君疏陳東三省利病及施設所宜謀畫周悉甚至而兩江總督劉公復密疏薦君忠勇明練且舊居東土諳習事宜可屬以重任有詔召君至京師衆知天子且屬君以東事也君顧深退抑自以弗堪任且行謂裕釗愛我莫子若子何以益我裕釗曰東三省龍興舊壤形便之勝物產之豐鎧馬之精彊士民之純固莫與爲比患獨難得其人耳夫擅富強之資席可爲之勢不務求得其人修政自彊舉先朝丕基寶地萬里憖聽其若沈若浮而莫爲之所一旦有虞瞠目變色相視不知所出已乃甘低首下心撤藩開戶揖豺狼窫窳而進之使天下忠臣志士拊膺叩心雷聲憤歎謀國何其謬計者歟且攻守之宜強弱之勢用兵長短之數非有常也昔我太祖之興明人常倚恃火器碭突我軍太祖獨專任騎射堅定奮發猶

終踣而勝之今彼之所長我得兼勞逸之形主客之勢我得制賢能如君朝廷誠舉是畀之以起衰振弊强本折衝至易也今天下患莫適任事者得能任事如君善矣裕釗復何言抑裕釗乃私獨懼君之勇任事耳且夫乘積弊之餘處狃常蹈故之俗驟而矯之則人情之所不順衆怠而我奮衆窳而我良彼實不能乃倪其旁而有媢心焉恬蕩以爲無涯處子嬰兒與物委蛇徐蹈其巇而握其機持之以堅刃摩之以歲時及其久也披郤導窾冥運闇移蠖伏雷動鬼神聽隨天地開曙改觀易慮功立而衆莫知其爲之古之任大事者所以能信其志而無夭閼要諸其終而不隳未有不由此者也彊圉芘民張國雪恥率是道行之蔑不濟矣吾告子止於是矣君憬曰信然子爲我書而志之遂書以祖君行

淸張裕釗送吳筱軒軍門序

光緒六年國家以索取伊犁地再遣使至俄羅斯議未決於是徵調勁旅分布諸邊爲備命宿將統之而山東登萊靑諸郡三面阻海其燕臺尤當番舶往來要隘

有詔命山東巡撫周公督辦山東軍務。而以浙江提督吳公副焉。吳公於時方留防江南。且行。謂裕釗。吾實駑下不任。是又始至。人與地不相習。吾之心實惴惴焉。吾蚤夜以思。盡吾力之所能爲。其濟若否。則聽之。吾以誠自處。而以謙處人。勞則居先。而功則居後。若是其免乎。裕釗曰。大哉言乎。易中孚謙之明夷。其辭皆曰利涉大川。以實心任事。事無大必濟。能下人者。衆附而功集焉。公誠率是言而允蹈之。奉以終始。寧惟山東。雖以濟天下可也。天下之患。莫大乎任事者好爲虛僞。而士大夫憙以智能名位相矜。自夷務興。內自京師。外至沿海之地。紛紛藉藉。譯語言文字。製火器。修輪舟。築礮壘。歷十有餘年。糜帑金數千萬。一旦有事。責其效。而茫如捕風。不實之禍。至於如此。海外諸國。結盟約。通互市。帆檣錯於江海。中外交際。糾紛錯雜。闐咽膠轕。國家宿爲懷柔。包荒以示廣大。雖元臣上公。忍辱含垢。一務屈己。而公卿將相大臣。彼此之間。上下之際。一語言之違。一酬酢之失。刻繩互競。忿恨懟忮。莫肯先下。置國之恤。而以勝爲賢。撻於市。而誶於室。忘其大恥。而修

其小忿何其不心競者歟國之所以無彊外侮之所以日至其不以此歟今公之所稱故乃一反是異乎今之君子者矣中丞周公故與裕釗舊也裕釗夙知之其執誠與謙宜亦與公同二公協恭同德揖志以輯東土裕釗橋首而旼成功之有日也公行矣公之往其駐師必於登州吾聞登州城闉之上有蓬萊閣焉自昔海右雄特勝處也異日者公與周公大功告成海寓淸晏裕釗雖老矣猶思褰裳往從二公晏集於斯閣稱述今日之言而劵其信俾倪東海之上憑檻而舉一觴雖二公其亦韙裕釗爲知言乎其爲樂豈有極乎

(丙)出使　春秋戰國行人將命輝煌記載專對尙焉自後世大一統之說深入人心凡在四裔目以蠻夷乃至國勢旣衰而成見猶不可拔交際所由多僨也昌黎老泉望溪諸作躬際盛時詞鋒橫驟張趙生丁季世高掌遠蹠不爲目論斯識時之士矣錄文共五首

唐韓愈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眞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眞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宋蘇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

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尙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

清方苞送徐亮直册封琉球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有七年。册封琉球國嗣孫尙敬爲中山王。故事以部郞儀狀端偉蓄文學者。假一品服奉册以行。天子命擇詞臣。衆皆隱度徐編修亮直爲宜。及命下果爲。介自秦漢以後。中國有事於四夷。其爲將則効命力於鋒鏑。其爲使則折衝口舌之閒。以求得其要領。故承命者多以爲難。今天子德威遐暢。方外鄉風。小夷喁喁企瞻。使節承命者有將事之榮。而無失得之恤。故人爭羨之。遭遇異時。亦物情之不足怪者也。吾聞古之贈行者。必告以所處。今亮直之行也。雖折衝口舌之勞無事焉。又其地絕海萬里。政教所不經。卽詩人所謂諮詢諏度者。亦無庸以告也。亮直夙以文學知名。茲其行也。其耳目震駭乎乾坤之廣大。而精神澡雪於海山之蒼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載之而出者矣。

清張裕釗送黎蒓齋使英吉利序

泰西自前古不通中國。洎明中葉。利瑪竇艾儒畧之徒。始以其術游內地。國朝開

統聖祖仁皇帝嘉西洋秝祘之精特旌異之於是來者益衆閩粵瀕海之區市舶稍稍集矣百有餘年至於道光之際而海疆始有兵革之事其後國家懷柔綏服一務兼容幷包遠撫長駕威德覃於遐裔是以殊域輻湊通互市結盟約者至五十有餘國泰西人故擅巧思執堅刃自結約以來數十年之間益鑴鑿幽渺智力鏠起角出日新無窮其創造輿舟兵械火器暨諸機器之工硏極日星緯曜水火木金土石聲光氣化之學上薄九天下縋九幽剗剔造化震駴鬼神申法警備礄若金石發號施令疾馳若神又以其舟車之力窮極六合四遠五大洲之地無所不洞豁徬徉四達競相師放精能俶詭甚盛益興天地剖泮以來所未嘗有也蓋嘗論天地之化古今之紀天人相與構會陰陽以之盪摩窮則變變則通而世運乃與爲推移上古人民鳥獸錯處巢窟之居毛血之食羽革之衣聖人者作立君臣上下興修禮樂制度備物制用通變宜民遞相損益天下文明虞夏殷周之世稱極盛焉周道衰而至於秦一革除先王之法封建井田學校典禮文物掃地俱

盡更立新制卒漢唐之世不能易也唐末之亂以迄五季輾轉遷貿盡遂其故田賦兵制選舉學術俗化與兩漢以來泮渙殊絕宋明以還承而用之而蒙古及聖淸之有天下混一華裔方制數萬里土宇昄章跨越百代若今日其尤世變之大且劇乎天實開之人之所不能違也而當世學士大夫或乃拘守舊故猶尙鄙夷詆斥羞稱其事以爲守正不撓烏乎司馬長卿有言鷦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夫藪澤豈非其惑歟夫以學士正人之不習乎此於是當事乃一切以求能習知此者而任之則其所得乃皆庸猥汙下賈豎輿隸之流稍能通彼語言與一二瑣事者也如彼等者烏足以任此適足爲遠人之所嗤而已矣邇者一二遠識之士稍知二者之弊議欲得儁異志節之彥相與精求海國之要務以籌備邊事蓋彊本折衝尊主庇民之計誠莫先乎此而朝廷方簡重臣通使諸外國使遐邇中外益通達無阻於是黎君蒓齋自州牧授三等參贊大臣從使英吉利將行問贈言於裕釗夫覘國之道柔遠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

以應之者。乃知所設施。且卽吾所爲乘時順天。承敝易變。使民不勌者。神而明之。利而用之。亦可以得其道矣。蒓齋之賢。其必能心喻乎此。以俟異時受任國家之重。而副海內之望也。它日歸。吾將從而訊之。

清趙銘送許竹篔侍講出使序

夫英猷遐騖。必爭壇坫之光。奇儁挺生。不限區陬之識。是以飛矢在上。轉轂方遒。運籌於中。折衝斯遠。然而端木連鑣於四國。延陵結紵於五邦。僅涉中華。未踰稗海。若乃仙槎西指。渺渺星河。紫氣東來。暉暉暘谷。小朱昂之萬卷。目隘寰中。大鄒衍之九州。身馳域外。而臨歧贈策。繾綣平生。祖道傾尊。流連日夕。情之所軫。儻可言歟。許子竹篔。訂交檇李。通籍蓬萊。校篇則井絡騰文。蘊略而滄溟入抱。屢陳封事。密叶神謨。博覽宗彝。殫精大約。出持三山之節。風引船回。歸侍雙闕之班。日臨仗曉。茲以今年甲申四月。由翰林院編修補授侍講。尋拜恩命。奉使泰西。籠禁分符。輔之英簜。麟臺入對。重以國書。九能造命之才。五善周咨之選。非徒賚黼黻定

訏謨也柔遠之經字小之道將於是乎寄焉泰遠不隔乎帡幪鞮胥能達其聲敎攷其行軺所至曰德意志曰法蘭西曰意大利曰和蘭曰奧大利亞之數國者皆在黃道以北黑海之西夷堅所不志章亥所未步也使指有歸請爲揚搉昔者晉要子駟惟彊是從秦背令狐惟利是視今之絕域積有斯風充狙欲而求馴時虎飽而殺怒君子懼焉抑知官非都護道在羈縻憑一介之遙通示八荒之無外大川之涉信及豚魚敝邑之閒取其麋鹿相與捐細故尋舊盟採白狼槃木之歌守黃龍淸酒之約若是者爲締交大秦古寺曾祀祆神首善書院乃來敎主膜拜盛於竺國威錟虐於帝師意大利實始濫觴法蘭西於焉樹幟遂使爲叢敺爵升木敎猱雖難語以革心當隱使之帖耳若是者爲弭釁飛車入貢楛矢來庭學神弩於眉珠賦寶刀於大食古來利器半出窮荒德意志者席戰勝之威侈鉤强之備戈船橫海鬭艦若山槍飛火以雷轟礟發機而霆駴銀誇飾杖鐵號迦沙則以家令之智囊儲征南之武庫總其犀櫼奠我鯤濤若是者爲肆武門關稽稅周漢相

沿市舶置司宋元彌盛夷改南洋列埠搬自和蘭爰及神州益通旁國行繪絜於徼外植葡萄於苑中數馬歸賚蹊牛論罰然而弘羊軺算非西域所得爭李牧市租距北庭之可貸雖崇大體貴示徼權若是者爲阜商交聘者錯於途迋勞者待於境重門洞啟邸舍宏開彼呼中土爲仙宸我履滄瀛若平地亦知秦爲大鳥未可獨招佛視海鷗無妨狎處於以靖邊候治國聞游紀而發金壺宅交而辨銅柱若是者爲測徼長春西游之記劉郁西使之編副在職方垂爲掌故以之上窮倚杵下察廣輪山川風土之殊政敎器名之別犂靬善眩波斯多珍有異必搜無奇不錄證周髀四隤之說拾疇人九算之遺若是者爲蒐佚且夫縱橫者才也凝靜者志也涵濡者化也潤色者文也君以專對之詞曹爲識時之俊傑披卻道欽漆園之旨可尋排難解紛魯連之風何遠競緑胥泯非繞指以爲柔謀斷兼賚且虛心而集益必能燭機於先兆繼好於後來至於藻采所敷華風與被雞林市上定傳居易之詩吐谷牀頭行庋子昇之卷瑤林珠樹地望爭誇電策飆輪天機欲舞

彼都士女豔李揆之姓名異域公卿服徐陵之翰札子弟置諸莊嶽齊傅幸其無咻金水產自雲洲楚材信其可用此又俱歸陶鑄益富雕鎪寫賓館之餘閒足道山之淸話者矣僕馮唐易老燭武無能垂白相嘲勝靑滋媿比値輶軒之出首從析木之津槐雨浣襟蘭風振袂相思烟墨話文字之前緣極目滄波悵帆檣之遠渡攬轡且難乎爲別贈車則不若以言爲送飛鴻藉當前馬鑿空萬里敢期博望之受封報最三年再俟韓侯之入覲

（丁）佐幕　古者公府吏掾皆其自辟幕府之制此實濫觴士不得權與位得人而佐之功業在人無異於己濂亭之論韙矣豈區區作上賓稱揖客云爾哉錄昌黎以下文共六首

唐韓愈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

人與之餞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册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

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唐韓愈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鎭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鎭河陽而東

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旣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清邵齊燾送黃生漢鏞往徽州詩序

黃生漢鏞故以童子受知武進賢令新城王公王今擢徽州府同知兼攝郡符將往從焉路指歙溪棹開吳市煙波渺渺嶂嶺盤盤事迫饑驅義兼負米情篤知惠性愛巖壑粤以首夏忽乎將行余講文此邦纔逾二載空空自笑愧韓愈之抗顏濟濟相趨得孔融之小友方欣起予遽慨離羣目極長衢心馳遐路垂楊濯濯落絮縈縈愁芳草芊芊成茵藉恨谷禽睍睆求友相鳴津樹扶疎落帆何處西陵浙水知有遇風之詩漁浦桐廬曾無維舟之待新知生別悲樂萃於一時病骨空囊勞

懷極於千里不能餞讌壯行酌樽敘別裁詩四首聊代疏麻漢鏞既得余詩卽夕盡次其韻清源自濬逸藻不停感藉詞傾情緣墨露嘗覽陳書見孝穆與總持唱和乃言吾詩寄弟集中今老夫此詩亦欲寄漢鏞集也

清邵齊燾送顧古湫同年之荆南序

別方不定萬族共其銷魂秋士多悲四感紛其在抱品物恆性皆懷求友之歡含生大情咸有慕徒之戀至如及關聞歎登岳流謠郊路班荆河梁攜手羈旅離別之際古人亦皆有不能已者乎古湫四兄日下無雙江東獨步同年之友一時之傑齊瑟自奏見奪盈庭之竽隨照相投或按中宵之劍京塵淹久亟共暄寒歧路無端乍乖雲雨粵以建亥之年仲秋之月將從蓮府遠適荆南月明千里蟲吟四壁風篁淒而軒序涼烟嵐清而林野肅寒蟬抱樹驚征客之秋心候雁銜蘆極愁人之遠望指塗衡霍擊汰沅湘杜汀蘭畹正則之所行吟陶牧昭邱仲宣之所遊目涉彼迴路謝此倫好離筵召悲別景加促執手一去塡膺百憂於時如蘭舊侶

傾蓋新知竝爲歌詩以慰行役昌黎之晉東野有願爲雲休文之別安成還期識路故人遠去蒼黃贈處之言密友將離慷慨攀援之意輒用序而錄之凡若干首其詞云爾

清李慈銘送施均甫之蘭州序

歷潼關以西鷲背華嶽而北馳越梁岐涉滻渭車箱之谷若銜高墉之城偪天雪山皚皚六月飛霓涇水混混一斗飲泥汃國之川爾雅以爲西極積石之阜禹貢遂窮河源羈客以之慄魂行子望而沮色叔皮辭難感槩北征之篇票鷂出師張皇西度之役況吾子罷上計困長飢走萬里以謁軍門抗三伏以趨關塞尺寸之牘挾爲行媒食頓之資仰給征侶瘦馬銜淖單車逐蓬卷衣裳以裹書無童僕以應使烈日炙其肩背凍雨漂其枕衾探丸之豪狙覗於林莽當道之獸游行乎市廛尤足增牢落之悲損馳驅之氣然而隴西天水漢郡比之遠畿涇原平涼唐道列之關內山西出將萃六郡之良家涼土多才有三明之佳士何嘗非神明之奧

府衣冠之望鄉水土沃饒山河雄固足以屏藩秦地鎖鑰邊城而地偪戎羌世多失馭永寧板蕩予大馬以鶡茖寶應陸梁致吐蕃之豨突遂使金城負險玉門阻兵康狼馬屯悉姚伏之戰壘浩亹湟水照窣勃之明駝雖大中振威河湟解辮熙寧斥境洮岷置軍然旋歸鐵勒之羣難晝曩霄之界天梯蕩蕩不散妖氛好水沈沈莫收戰骨覘臨洮爲甌脫等河右於外區武弛戈鋋文窮韜略渾瑊馳騎愁過平川仲淹臨邊空分西市夸壯游者爲之回轡嗜紀異者爲之廢觚故子美詩豪止吟秦塞長公文富不及河西郎謂際身聖朝拓疆萬里自出嘉峪以抵伊犂凡漢時所謂烏孫龜茲城郭諸國設官疆索立學興材化戈壁爲田疇編瀚海於戶籍天竺之山北拱蔥嶺之水東流以視皋蘭近爲腹地然當潢池盜弄元黃蘖牙熢燧徹乎甘泉鼙鼓震於駱谷鐵脛黑齒之醜徧屯隴坻佽飛羽林之軍愁渡洛汭金隄決而王尊霣銀刀變而長源殲亦幾同武始之羈縻比狄道於荆棘今則楚軍賈勇使相莅戎一戰而關隴平再戰而甘涼達逮收金積遂落旄頭枹罕爲

舉部之降靈武請獻城之命於是屬夷獸迸商賈鱗趨君得以褒衣大袑登車攬轡河聲夏壯走魚龍於怒濤嶽色朝寒呈花萼於飛翠訪周秦之宮闕攷漢唐之陵墓郵驛既盡幕府遂開晉國旌旗遠燿九秋之上臨淮壁壘高據三秦之顚珠履滿於賓筵絳幘奉其食器看子荊之長揖待孔璋以飛書燕支滿山以遺妻子蒲桃積斛以釀酒醪此亦足以盪奇胸稱快事矣況君雅負文學尤喜詩歌三絕書碑不無索靖五言送別或遇李陵居延出泉磨盾鼻之墨昆侖飛月照手中之杯恢拓高談張皇勝致將見花門大定振天山鐃吹之聲莎車畢來編絕代輶軒之語

清張裕釗送張生謇之山東序

通州張生力學行治古文而益有意於當世之務余嘗以其文學可蘄至於古人其用足效於世也生舊居軍門吳公幕中吳公故賢者甚重生倚生如左右手生亦貇貇效忠直不倚𡡉爲貣天下推吳公亦益知生及今玆吳公奉詔襄山東軍

事益以生偕往余爲祖其行且曰昔韓退之贈李生之行以爲李公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又曰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退之蓋重惜李生懼其忠不見庸而爲是言也今生之於吳公固無慮是而生不言生則後李生不能辭其責矣且夫負越俗之資有高世之志則莫不欲有所立於時雖然必有其位必有其權權與位之得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必也抑又有時焉不可驟而致也不得其權與其位與其時得有其權與位者而佐之道孚而志應諫從而言聽功之立志之行其在人也猶其在己也士之有蘊於內不得其權與位又不得其人鬱積奇偉噤不得用黯黮以終身功不章於世利澤不得施於人何可勝道生其亦得矣生益勉乎哉海氛日惡天下震駭迷謬譏貶儒術士苴聖制崩首島夷生亮吳公經武伐謀料敵制勝戮鯨鯢於東海築京觀成山

之罘之上刷盪國恥張我皇靈下逮畊庶靡不厭服俾天下心折儒生之效闕其口而奪之氣豈不偉哉豈不偉哉余日夜傾耳跂足以望之生也

（戊）致仕　引年之典所以重老政治隆纛於此可覘楊少尹之歸不絕其祿周屯田若不釋然降是則龍峯無疾報罷矣越縵序高次風誘讙交加怵然見仕宦之嶮巇衰世秕政所謂每下愈況者耶錄文共四首

唐韓愈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旣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

否見今世無工書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宋曾鞏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跽以薦其物諂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搢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

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郞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

明王愼中送程龍峯郡博致仕序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峯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與

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儫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枋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效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截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

所學以敎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淸李慈銘送高次封太守歸利津序

丁卯四月太守高君以瘖疾罷郡治任將歸予乘小舠送之咸歡河側夫更代之際仕宦所難堪別離之頃朋友所慘戚況君以馮唐之年抱焦先之疾賓客盡散吏役揶揄國無祖筵郊無飮帳行李蕭特山川黯然而予與君有同官之雅託相知之深凡君之忤上官治大姓絕胥人懲奸吏皆與予事相連謗亦隨及則君之去也曷能無言今夫驚飆轉輪不能動地疾湍走舳無由撼山故貞柯之姿因霜雪而彌厲香草之鬱燐膏脂而愈芳出處均塗榮辱任遇君早淬正學峻風裁生齊魯之邦習伏鄭之敎登鄉書者十二年始成進士觀政戶曹都中百司閒冷爲職獨地官之屬斡運錢穀錧轄利權天下視爲膏腴朝廷倚其籌算望郎氣炎灼灼爲甚侈濮陽之酒肉飾臨汝之車牛外結吏胥內交宦寺道光以後四方用兵

帑藏久虛餉犒尤亟於是大鹽大冶爭以貲進郎選益衰利術亦殫人人自以爲弘羊不數劉晏復生持權軋傾輕俠竝用斗筲姓名錄錄可筭而君澹若無與泊焉寡營官郎署者二十年始以上考出爲吾郡越新復於寇又遭大水巨浸稽天民棲山堞橋堰盡壞田不可耕而郡之搢紳狃禍怙惡視爲利藪時浙之大吏出於兵子納貨方競州縣瘠饒皆有則程上蒙下欺諱言歎災君始莅任蹙頞歗野申請振贍謀所安集而兩邑之令方興催科林居虎冠計畮歛賄率倍常賦名修海塘大肥其家君力相抗柱卒於不勝由是羣猾聚雷併力撼君第五之議發倉欲因委罪嚴譴之期閉閣將以見徵西隄甫完東閘告塞三縣之水邕而不流萬頃之田潦以不治君大集縣吏廣設畚臿督視疏鑿躬爲捐勞露宿兼旬風雪不解遂中危疾口不能言視事甫期因之去位王尊之捍瓠子方欲塡身劉馥之治芍陂竟以成疾懿美所紀前修曷儔至於待予之誠尤見古人之誼予初入戶部君爲陝西司主稿於曹中資最深曹之故事掌印與主稿者頤指令史鼻鼽刺天

寮吏唯阿嚴事惟謹銓尾畫諾不問所事尙書侍郞呵殿而至揎袖抱牘揚揚升堂寮吏稱娖魚貫側行屛息立後不出一語長貳相見莫知誰何前者咨事旣完復隨其後卻縮而退歸夸妻子以爲今日對尙書爭某事談遷除之消息數車乘之煇煌至度支何所籌平準何所恃孰爲竭澤孰爲漏巵出入十年扐莫一致予抱冰子之癖乏山郞之錢往往箕踞以對要人白眼以目詔客腰扇所障莫名何官策蹇所經從不入署蓋與君同寮者二年惟一見相揖而已及君出守適予告歸虛已諮詢有逾疇昔屈年申敬致饋明虔舍輿以就蓽圭懷金而資飦粥會蕺山乏長講席久虛君奉幣造廬禮請再四時居鄉者珂歘相望皆久齒科第敭歷省臺又多與君爲同年或挾朝貴之牘要說百端排擯互起效婢膝於暮夜張蜮矢以滿天而君守志益堅奮髯抵几以爲名山之席豈較官資畀敗之夫何堪師長烏虖昔者陳留間士止有子尼皇甫迎賓惟知逢掖以予之植身䂓俗堙掌橫流許靖之忤鄉評待供馬磨吳質之抗郡品誰作溺攢指原次以跖徒目施嬙爲

潁醜而君之匡持雅道鎭遏浮言較之翁子下車禮故交之錢勃長孫馳記修灑埽於龍邱垂爲佳談蓋又遠過夫會稽名郡節義所區自官師失人禮敎不立君之施設冀起貪頑月計有餘歲周竟去吳民挽鄧慨謝令之難推潁川送黃恐屠伯之將至驪駒已奏鷁首遄征江上一帆送旌旆以遠去署中孤榻接筇屐以何期繞城荷葉田田去思臨路榴花悠悠水驛利津地接勃海郡係樂陵魚鹽大饒秔稻易熟解章組就田園扶子攜孫强飲飽食青山無恙傳衣冠洛社之圖惠風遠來發鼓角雷門之響

(己)寧親　親在遠遊歸而定省禮也贈言者大抵敦敘彝倫澡雪其精神磨礱其志業悠乎有息壤之思焉錄文共三首

唐韓愈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

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吉歸覲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宋歐陽修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

卒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游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清洪亮吉送奎文閣典籍陳嵩歸里省親序

柔兆執徐之歲予自黔中入都卸裝閑廛僦屋瑣巷於是有挾素業以就質操鄉語而通款者則如皋陳肖生也望衡對宇幾將一周連輿接茵曾不間日越歲二月陳君將歸爰擇令辰集勝侶挈北地之果醞南中之樽以斆以遊卜晝卜夜所以申聚散之感極欣戚之致焉蓋其人也超超不羣落落自喜遹叔夜之疎嬾有

周郎之偏奇病渴既久反購茂陵之姬斷餐不顧方招東國之友賃地一尺必栽梨桃租居數椽先貯彝鼎衡門晝開遲不速之友蕭寺夜入繙無礙之經有勸以疎樓讓之故人接陳遵之要客徙居綏福之坊屏跡蕭閒之里者君不以彼易此也其官也儒林丈人南閣祭酒周栩畢世不離乎王門景丹四科乃官乎國邸而且研摩六藝總領羣經類陳農之訪書同子政之校閣從大夫之後豈曰能賢近聖人之居是亦爲政卽有誇六曹之要陳三館之淸矜再命之榮侈一邑之富以耀之者君不以彼易此也其家也大江流其右碧海居其左積沙成田陽侯代其灌漑因樹爲屋野鳥與之毗依螺蛤滿港以供丈人之餐潮汐過門無煩少婦之汲遊心八埏極目千里卽有以市南閩之蔗橘販北海之魚鹽羅東莞之珍奇聳西秦之玉石以動之者君不以彼易此也其業也顧愷一廚宗測數障涉筆偶及五嶽成乎臥遊含毫自如四序由其變易敗紙退筆與篋笥之衣競夥殘朱剩黃視妝閣之粉尤富一月之內面壁者乃有二旬六時之間據案者或過卄刻此則

蕭賁傳世詎假親賢野王發名不由學業卽有陳九歌之詭麗摩六發之雄奇狀
左思之賦十年述曹植之詩七步以敎之者君亦不以彼易此也君行矣偏親在
堂室老無恙雖客路千里續命之丹屢緘而星紀二周當歸之藥頻寄遠遊有戒
去日苦多則於君之行也詠南陔白華之什以代折楊黃華之曲可乎

(庚)答人 往而不來是爲非禮答人之作亦一體也錄二首

宋王安石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
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
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
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
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

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宋王安石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顚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

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辛)留別　行者有贈居者有處其從來久矣錄八首

唐王勃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下官才不曠俗寵不動時充皇王之萬姓預乾坤之一物早師周禮偶愛儒宗晚讀老莊動諧眞性進非干物自疎朝市之機退不邀榮誰識王侯之貴散琴尊於北阜喜耕鑿於東陂野老披荷暫辭幽澗山人賣藥忽至神州驚帝室之威靈偉皇居之壯麗朝遊魏闕見軒冕於南宮暮宿靈臺聞絃歌於北里交情獨放已厭人間野性時違少留都下道王以天孫之重分曲阜之新基畢公以帝室之華擁平陽之舊館迹塵鐘鼎思在江湖居榮命於中朝接風期於下士綠縢朱紱且混

以蘿裳列樹崇軒坐均於蓬戶賓主由其莫辨語默於是同歸終大王之樂善備將軍之揖客是日也雲繁雨驟氣爽風馳高秋九月王畿千里高扃向術似元禮之龍門甲第臨衢有當時之驛騎英王入座牢醴還陳高士臨筵樵蘇不爨是非雙遣自然天地之間榮賤兩忘何必山林之下玄談清論泉石縱橫雄筆壯詞煙霞照灼既而神馳象外宴洽寰中白露下而南亭虛蒼煙生而北林晚鵁鶄始望不及牲牢麋鹿長懷非忘林藪先生負局倦城市之塵埃遊子橫琴憶汀洲之杜若況乎迹不皆遂時不再來屬宸駕之方旋値羣公之畢從洛城風景此會無期戚里笙竽浮歡易盡仰雲霞而道意舍塵事而論心夏仲御之浮舟願乘春水張季鷹之命駕思動秋風策藜杖而非遙整柴車之有日青溪數曲幽人長往白雲萬里帝鄉難見安貞抱璞已甘心於下走全忠履道是所望於羣公儻心迹克諧去留咸遂廟堂多暇返身滄海之隅軒冕長辭迴首箕山之路尋赤松而見及泛黃菊以相從雖源水桃花時時失路而幽山桂樹往往逢人庶公子之來遊幸王

孫之畢至茅君待客自有金壇王烈迎賓還開石架惟恐一邱風月侶山水而忘年三徑蓬蒿待公卿之來日對光陰之易晚惜雲霧之難披羣公葉縣鳬飛入朝廷而不出下走遼州鶴去謝城闕而依然敢抒重襟爰疏短引式命離前之筆希存別後之資凡我故人其辭云爾

唐王勃春夜桑泉別王少府序

下官以窮途萬里動脂轄以長驅王公以傾餞百壺別芳筵而促輿是以靑陽半序明月中宵離亭擁花草之芳別館積琴歌之思去留歡盡動息悲來惜投分之幾何恨知音之忽間他鄉握手自傷關塞之春異縣分襟意切悽惶之路旣而星河漸落烟霧仍開高林靜而霜鳥飛長路曉而征驂動含情不拜空佇聽於南昌揮涕無言請投文於西候因探一字四韻成篇

唐王勃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東西南北邱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

葉王生賣藥入天子之中都夏統乘舟屬羣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鐘鼓沸天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徵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抉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爲秋風伯鸞之適越登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邙山而奔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直去千年之後悲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爲贈別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宋向敏中留別知己序

古者無患身不立患道之不彰偉哉達士之格言人倫之妙端也敏中始學於六經舊史氏見砥名勵行濟時於有道者則臨文慨慕景遺範而耿光見竊榮冒進致身於非據者則執卷窮微想前事而太息頃歲嘗侍立於先人謂予曰矜功者弗立僥望者勿成無徇俗以强媒苟名而自是三省前訓克荷靡忘暨予忝官聿來南夏終朝若厲臨事且繁總地千里成賦百萬編民剛勁庶務稠雜約乎風土

陋豫章之奧壤比其井制越金陵之上邦布術懵從繩之理化民無偃草之謠迅速周天迭換四稔忽奉宸詔俾歸闕庭駕言于邁中心鬱然同年執友通才巨儒咸貺以序文歌詩送別者多矣其間探味述作希閱詞旨大約以踐淸華居近密名器偉重組紱超峻爲進身之望也激揚之意雖知己之虛談潤色之詞復文士之恆態豈若出直言以誡之垂有益以喩之使敏中於太平之朝彰其道成其業去邪助正嫉惡揚善移風以變俗悛僞以復古則可矣將逮於竊榮冒進之輩豈可得乎況立性甚拙揣心愈疎嘗以居人臣之位握刑賞之柄煥耀當世賁飾後昆者宜乎富於道德飽於忠鯁求於至理盡於至公然後不求名而名自彰也不竊榮而榮自至也設不能量力以再思約己以務進逐本徇末爭利忘義心爲蠹鳖面作狐狸縱𢧐冠鳴珮左金右玉上倚千尋一去九萬躡跡於賢人君子之右者復不愧歟願言故交勉樹令德俟他日將前言以辨釋之則知敏中平生之志有在矣

元吳澂別趙子昂序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爲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之氣通爲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畫易造書以來斯文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三蘇爲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不爲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沈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怪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不絲麻不穀粟而罽毯是衣蜆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爲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爲文也爲一世之人所不爲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文爲文

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爲一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爲本與余論及書樂識見夐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變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於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汨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南歸有日詩以識別

清姚鼐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晳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又六年魚門南游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即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余幼於魚

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病思屛於江濱田間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款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古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羣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抉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見惡者矣況又加之以名稱耶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門之才而惜其爲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爲魚門病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事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繒繳之患也已

清劉開贈龔若士檢討序

京師爲才俊飛騰之地公卿大夫之所聚四方冠蓋之所趨文士碩儒山人羽客

之所嚮往各炫厥長馳騁形勢雷動雲合聲發響應處其際者類多比辭合釆飾容止弋聲譽窮智畢力以爭進取而憤時矯異者則又屏棄人事絕施報離羣特立爲名高故人才莫盛於斯亦莫雜於斯龔君若士以弱冠入詞館性寡交游惡奔競亦不欲離羣絕物居閒則取遺經及賢人之傳說端坐而誦習之沈潛反復含其英而味其旨意有所獲不求人知人皆善動君獨守之以靜人皆務華君獨固之以實率是而行庶幾其專一不雜而可近於道乎惜乎吾遇君之晚也至乎而至奇至難而至易者聖人之術也入而求焉無在不適於用得其毫末器識固已異矣是故志莫貴乎篤力莫貴乎堅苟誠思之未有不通苟誠爲之未有不成石之穿也由於一滴之溜江之盛也由於濫觴之泉龔君識旣英敏日進不懈如是而加之意博而取之精而索之得而據之優游以博其趣涵泳以得其天將必有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者其視世之爭進取者得失固何如也余來京師自公卿大夫以及文士碩儒山人羽客莫不與交而四方冠蓋之來者亦時相接處獨

樂聞君之言以爲有志於道而可以匡所不逮然則今日之遇君又何晚之有哉惜乎吾將別君而去也

淸王詒壽蘭谿留別陳芷濱學博序

歲在荒落序入素秋言自浦汭于役婺州旋理虎林之帆暫倚穀渚之棹芷濱學博煮松滌之藏酒掃棲塵之吟榻殷然留止信宿笑言幽館宵寂共此燭光疏櫺月來顧見花影蘭語既洽苔契彌深剖襟意長疊鼓更促桑雞忽唱城烏亂嘑晨光熹微榜人儆戶駕言欲邁握手欷歔逢舊雨以何時悵西風之催別嶺雲千疊江天一涯誰能遣此良足感矣昔者長山之麓冷署之中僕與子一鐔共秉五步隔居蛩蛩趨公連翩署牘登元暢之高樓則踴臂雲際訪初平之古洞則聯屐煙外衣幘互易不問主人鯽雁偶登亦呼共食其或風雨相對宵漏正長澆劍酒紅說鬼鐙綠發論小選齟齬益見其眞掬褒畢宣肝膈亦可共倒當此之時別無半時語輒通昔西窗話雨笑樊南之空懷東野爲龍譏昌黎之虛願既而秋風解組

南山歸臥莫雲憶女夕月愁余乃積緒在抱未盈扶寸奉檄而喜又共一州仁山講學之鄉待制吟詩之地一日可至百里匪遙筠筒緘詩走長鬚而卽達徯輿乘興呼健足而成行又以應官輒共趨郡清谿楓樹聯吟吹笛之船候館梅花抵足垂鐙之夕雖勞行役藉補墜歡覯止之懷良用告慰今者金飆戒寒瓜期又屆感青氈之無定去太匆匆恨黃帽之催人行何艸艸數日作惡共値謝公之年千里相思莫必嵇生之駕茫然此別渺矣余懷吾子笙簧典籍擩嚌道眞早騁雲衢樂就冰職鶴田所入足給饔飧雁幣有登用娛賓客姬人不俗稚子能文庭栽好花架羅良籍人生得此良亦慰情獨念僕自遭寇亂世業俱空居無下潠之可徵出僅微官之暫試餓麟不噬窮猨安投褦襶江關正不知稅駕何所耳僕行矣晨催星飯夕擁霜衾言尋寓廬明湖之潯望子不見山高水深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歲寒之誼分綦合襟敬勖光彩共葆璧琛

(壬)合送數人　贈序之體昉乎書牘昔雷仲倫之示子姪駱賓王之與博昌

父老致辭達愫匪止一人此其先河與錄二首

宋曾鞏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濶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

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幷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金元好問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沉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予游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淸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靑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貲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

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

(癸)送特別人　文章之事因人而施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故足尙也錄七首

唐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敍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者而徒擧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

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敎莫大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强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遊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唐韓愈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旣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唐韓愈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

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由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衞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

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唐柳宗元送僧浩初序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通

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圖游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唐柳宗元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于衞尉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尙書郎謫來零陵覩婁君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飮食馳堅良以歡於朋徒相貿爲賌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

言卑陬而姁媮偸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行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比部衞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

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明唐順之送第上人度海謁觀音大士序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恆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微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仍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卽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無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爲著而爲其徒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爲苦海以解脫爲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第之意其出於此乎然則世豈有眞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第之行也以補陀之珎

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心醉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鮫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蓋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於孔氏孔氏之宮巋然可目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呼孔氏之於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於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於可以目量趾援之閒彼不憚措身於蛟魚之窟而此畫地於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生死足以關斯人而鍵之耶藉令第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於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梔第之行而迴其轅於孔氏也第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清劉開送方士吳君序

必使天地萬物之所有者悉備於一身則將殫才智疲神力博究典墳遍窮六藝及諸子百家之術外歷九州四海覽飛潛動植之種類觀風雲雷雨日月星辰之

變幻目無停機耳無遺響心無留思與陰陽造化寢處一室孜孜仡仡終其身於勤苦之途其勢猶懼不遂匪若是也遺高遠而趨平實略多能以求一得則專精之極神明自生雖一術一藝守其業不遷亦足以名世吳君幼好道術破產求師既有所得則專一業以聞於時善堪輿家言與人語多奇中豈所謂略多能以求一得者耶余之識君也因鄭柳門先生時君客南州與余一見若舊相識酒酣放論言無不盡且以余爲知己吳君家廣豐在信州東北其地水多西流山形連亙爭雄靈奇而孤露不鍾於榮貴顯達而層出異士君之磊落而遇窮儻亦地氣然耶君好直言不求說世俗其所能者余皆通其說而不克精也君將返里余適有浙西之行以君之專精一業而愧余愛博學貪徒終身於勤苦之途而不能遂也因作此送君且以規吾失

古今文綜第十三冊終